

美国十大畅销书作家纳尔森·迪米勒力作

NELSON DEMILLE

(美)纳尔森·迪米勒 著



*The
Lion's Game*

狮子的游戏

· 下 ·

群众出版社

狮子的游戏

(下)

(美) 纳尔森·迪米勒 著
王宝泉 译

群众出版社



第三十八章

星期一午后,我把我的东西搬到突发事件指挥中心,同我一起搬运东西的还有另外四个男人和一位女子。

突发事件指挥中心设在一间很大的打开的房间里,令我不禁想起在西班牙征服者俱乐部我呆的房间。这个地方是一个令我真正感到兴奋的所在,每个人都在楼上面,电话总是忙个不停,传真机也在哒哒作响,计算机终端全都开着。我确实不太熟悉许多新技术,我大脑里的高科技概念就是闪光灯和电话,不过我的大脑运转良好,从不出现故障。不管怎样,凯特和我面对面坐在一间小小的齐胸部高的隔子间里。虽说看上去房间里挺整洁,不过还是有点儿拥挤。



就这样，我把一应杂物全都安排妥当后，便开始阅读一大摞的备忘录和审讯报告，再加上前天从华盛顿带回来的狗屎文件，这不符合我办案的一贯作风，但是现在这个时刻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是一件普通凶杀案的话，我会到大街上寻找线索，或者去停尸房探个究竟，或者从法医那儿探出有价值的东西。一般来说令许多人生活得难堪，那么我的生活就会好过一些。

凯特从她的办公桌抬起头来，对我说道：“你看了这份关于葬礼的报告了吗？”

“没有，我还没看。”

她瞥了一眼手上的备忘录，挑重点给我读着：尼克·蒙第正长眠于昆兹的停尸房里，他的巡官级别的葬礼将在星期四举行。菲尔·亨德里和彼得·戈尔曼正被用船运回他们的家乡。值班警官梅格·科林斯将会长眠于新泽西州，定于星期一下葬，对安迪·麦克吉尔和南茜·泰特的安排尚未宣布，我猜想法医们还在挥着刀剪开膛破肚哩。

差不多每个葬礼我都参加，尤其是曾经与我共事过的战友我更是不会落空。我从没有错过一位在执行任务时殉职的警官的葬礼，但是现在我没有时间顾及死人了，我对凯特说道：“我不参加那些葬礼了。”

她点点头，没有说什么。

我们继续埋头读着报告，不时接几个电话，看看发来的传真。我检查着我的电子邮件，诸如这些被称为“星期一乐趣”的东西，我倒不觉得有多么有趣。我们喝着咖啡，同周围的人交流着想法和见解，做好心理准备，等待着随时可能出现的事情。

新来的人走进这间办公室，他们瞥着我和凯特——我们有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之感，我猜想作为这间办公室里仅有的两位亲历了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谋杀案的人，我们应该有这种庆幸之感。我敢说我们是活着的目击者。

此刻杰克·科尼格走进办公室，径直来到我们跟前。他坐下来后说道：“我刚收到从朗利发来的绝密情报——在德国时间昨天晚上六点十三分，一位符合阿萨德·哈里勒外貌的人开枪打死一位在法兰克福的美国银行家。这个枪手旋即逃匿。四位目击者形容该枪手长着一副阿拉伯人的模样。德国警察当即向他们出示阿萨德·哈里勒的照片，他们一致认为就是他。”

我可以说是惊得目瞪口呆，如同被人重重出了一拳。我看我的整个职业生涯到此完结了。我估计错了，当你犯了这样错误时，你不得不对你完全失去了你本来具有的东西感到震惊和困惑。

我瞥了一眼凯特，发现她也被惊呆了。她真地认为哈里勒还滞留在美国。

我的脑海里飞速盘旋着辞职，然后心情沮丧地出席退休晚会的念头。对许多事情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结果。你无法迅速地从错过世界上最大的案子的那种懊丧情绪中恢复过来。我站起身，对杰克说道：“嗯……那是……我猜测……我指的是……”在我的人生中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像个无能的自吹自擂的人，一个傻瓜一个笨蛋。

杰克轻声说：“坐下。”

“不，我得离开这儿。对不起大家。”

我抓起我的夹克，冲出办公室来到长长的走廊上。我的大



脑一片空白，我的身体好像不听我使唤，摇摇晃晃的仿佛像在救护车里流血过多而死去。

我甚至忘记了按电梯，站在那儿傻等着开门。更糟糕的是，我输给了中央情报局三十块钱。

突然间，凯特和杰克出现在我身边。杰克说：“听着，你不能向任何人吐露一个字。”

我不理解他在说什么。

杰克·科尼格继续道：“那人的身份还不能断定——怎么会轻而易举得出结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所有人继续为这件案子工作，就当是哈里勒还在美国。明白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法兰克福的事情。我认为我有必要告诉你这件事。但是甚至斯泰恩还不知道这件事。约翰？你必须振作起来。”

我点点头。

“你不能做任何引起别人疑心的事情，换句话说，你不能辞职。”

“是的，我会递交辞职报告的。”

凯特说道：“约翰，你不能那么做，你必须做好这最后一件事。你必须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

“我装不出来。我不擅长演戏。困难的是是什么呢？”

“困难的是不能摧毁每个人的道德感和热情。喂，我们不知道在法兰克福的那家伙是否是真正的哈里勒。”说到这儿，杰克极力开玩笑道：“德拉库拉为什么会去德国？”

我不想被人提及我那愚蠢的德拉库拉隐喻，不过我竭力理清纷乱的思绪，以便进行理性的思考。终于我开口道：“也许是

移花接木，模样相像罢了。”

科尼格点点头，“你说的对，我们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电梯门开了，不过我没有踏进去。事实上我发现凯特拉着我的胳膊。

科尼格说：“我给你们俩人澄清真相的机会，今晚就飞到法兰克福，加入那里的美国侦缉分队——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德国警方和德国情报人员组成的分队。我认为你们应该去。”说到这儿，他补充道：“我将陪你们在那待一两天。”

我没有回答。

终于凯特开口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去，约翰你说呢？”

“嗯……我猜想……比待在这儿要好一些……”

科尼格瞥了一眼手表，说：“在晚上八点十分有从肯尼迪机场起飞的德国汉莎公司飞往法兰克福的航班。明天早晨到达法兰克福。泰德将迎接我们——”

“纳什？纳什在那儿？我还以为他在巴黎呢。”

“我原来也猜测他在巴黎。不过现在他正在去法兰克福的路上呢。”

我点了点头。看来这事有些滑稽和蹊跷。

科尼格说道：“很好。这儿的事情先放一放，不超过七点在肯尼迪机场会合，乘汉莎八点十分去法兰克福的班机。我已经订好机票，收拾一下东西。”说罢他转身回到指挥中心。

凯特呆呆地站在那儿，过了一会儿才说：“约翰，我喜欢你的是你乐观的性格。你不会把任何事情当回事的，拿得起放得下。你把困难当做挑战，而不是当做——”

“我不需要听鼓励的话。”

“好吧。”

我们俩人朝指挥中心走去，凯特说：“杰克好心好意地派我们去法兰克福。你去过那儿吗？”

“没有。”

“我去过几次。”她补充道：“这次旅游我们可能得穿过整个欧洲，陪着头儿们，如果不是太不方便的话。你不会半道不干了，吧。”

这似乎是掩盖在这个问题里的其它问题，我只是简单回答道：“没关系。”

我们回到指挥中心，径直踱到我们办公桌旁。我把一些文件装进我的公文包里，把废纸扔进废纸篓里，我想给贝丝·潘罗斯打个电话，不过我想等我回家后打也许更好。

凯特整理已毕她办公桌上的东西，说：“我这就回家整理衣物。你现在不回去吗？”

“不了……我只要五分钟就能整理好衣物什么的。咱们在肯尼迪机场见。”

“待一会儿见。”她走了几步后又转回来，把脸凑到我的脸旁，小声说：“如果哈里勒在这儿，说明你判断上没错。如果他在欧洲，你也会呆在那儿。对不对？”

我注意到有好几个人在望着我们，便对她说：“谢谢。”

她转身离去。

我坐在办公桌旁，苦思冥想这一连串的事件，绞尽脑汁想品咂出其中的滋味。即使哈里勒离开了这个国家，他为什么和怎样去的欧洲呢？即便是一个傻瓜也知道直接回家邀功请赏。在他在这儿干了那些事情后，跑到欧洲去杀一位银行家确实不是

个明智之举。然而……我真的被这件事搞得神经混乱了，当你太自信你的判断能力时，确实容易被狐狸蒙蔽你的双眼。

我的意思是，智力是个关键因素。除了男人的阴茎外，大脑是——人体惟一的认知器官。就这样，我坐在那儿，一任大脑高速运转。我身体上的其他控制器官在说：“同凯特去欧洲等于被人耍了。在纽约你已经没用了，约翰。”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在说：“有人想取代你。”现在，我没有必要指出有人正挖空心思把我支到国外去，好让我受到沉重打击。但是也许有人正在竭力想让我远离行动发生地点。也许法兰克福的阿萨德·哈里勒的事情是利比亚人一手策划的，要么是中央情报局所为。当你不清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炮制出来的，谁是朋友和谁是敌人的时候，真的糟透了——譬如说泰德·纳什。

有时候我真妒嫉那些心智不全的人。譬如说我叔叔贝第，他是个白痴。他把他的复活节彩蛋藏起来，你知道吗？

但是我毕竟不是贝第叔叔。我有太多的大脑沟回一张一合，对信息、理论、可能性和疑虑进行比较分析。

我站起身想离开，之后又坐下，然后又站起来。这种举止让别人看起来怪怪的。最后我提着皮包朝门口走去，心想在动身去机场前一定要做出决定，在那一刻我倾向于去法兰克福。

我来到电梯那儿，迎面走来的是加布里埃尔·哈沙姆。他发现了，示意我到他近前。我走到他驻足的地方，他轻声对我说：“我认为我给你逮着了个活人。”

“什么意思？”

“我在审讯室里正在审讯一个家伙——这个家伙是个利比亚人，他与我们进行监视的分队中的一个人接上了头。”



“你的意思是他是自愿的？”

“嗯。就像以前一样，他没有前科，没有充当过线人，他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的名字是法迪·阿斯瓦德——”

“怎么你们阿拉伯的人的名字听上去都像乡巴佬呢？”

加布里埃尔大笑起来：“嗨，你去问问唐人街的特种部队的人，中国人的名字听上去都象是发球机器制造出的噪音。喂，这个叫阿斯瓦德的家伙是个出租车司机，他的姐夫——另一个利比亚人——叫加马尔·贾巴尔。贾巴尔也开出租车。我们阿拉伯人都开出租车，对不对？”

“不错。”

“星期六一大早，加马尔·贾巴尔给他的小舅子法迪·阿斯瓦德打电话，告诉他说他将要出去一整天，他有个特别的差事不得不去肯尼迪机场接个人，他对整个差事并不乐意。”

“我听着呢。”

“加马尔也说如果他回家晚了，让法迪给他妻子——法迪的姐姐打电话，告诉她一切都好，让她放心。”

“还有？”

“嗯，你必须去理解拉伯人。”

“我在用心理解呢。”

“加马尔对他的小舅子说的话——”

“嗯，我知道了。譬如说我可能会回来得晚一些。”

“不错，譬如说我可能会死。”

我问道：“那么加马尔在哪儿呢？”

“死了。但是法迪不知道这事。今天早晨珀斯·安波伊警察局接到一个早晨出去散步的人打来的电话，此人在六点半日出

之时到公园散步，他发现了那辆纽约牌照的黄色出租车。他觉得煞是奇怪，于是在去公共汽车站前，往车里偷偷看了一眼，发现一个人半身在地上半身座位上。车门也敞开着。于是他打了电话给“911”。

我说：“还是去同法迪谈谈。”

“好吧。不过我认为还是我来盘问吧。用阿拉伯语。”

“让我用英语试试。”

我们走下走廊，我对加伯说：“你干嘛找我来做这事？”

“为什么不呢？你需要某些证据。”他补充道：“让联邦调查局见鬼去吧。”

“阿门。”

我们在审讯室门前停下脚步。加伯说：“通过电话我得到了初步的验尸报告。这个叫加马尔的人被一枚子弹穿过他的座位后面击中致死，他的脊椎骨损害严重，伤及右心室。”

“40 口径的枪？”

“是的。弹壳没有找到，不过毫无疑问是 40 口径。这家伙大约死于星期六下午晚些时候或者晚上早些时候。”

“有人检查他的通行卡了吗？”

“嗯，但是卡上没有星期六那天的付费记录。加马尔住在布鲁克林，但是去肯尼迪机场然后来到新泽西。你不可能一次费也不交就去那儿。所以他付的是现金，也许他的乘客坐在后面用一份报纸把脸遮上。我们不可能查出他的驾车路线，但是车里的里程计已经清楚地告诉我们了一切。我们没在这家伙身上翻到身份证，不过他的驾驶执照好像过期了。”

“还有别的吗？”



“所有的重要内容就是这些。”

我打开门，我们走进这间小小的审讯室。坐在桌旁的是法迪·阿斯瓦德，他身着牛仔裤，运动鞋和绿色汗衫。他正在吸烟，而烟灰缸里满是烟灰和烟蒂，屋子里烟气腾腾。这幢建筑物里按联邦规定不许抽烟，当然，如果你是一桩大案的疑犯或者证人的话，可以抽烟。

屋里还有另一位反恐怖特种部队和纽约警察总局人员，正在观察证人如此一支接一支地抽烟，那人可能有自杀的迹象。在断定那不会干蠢事后，见我们进来他便转身出去。

法迪一见加布里埃尔·哈沙姆进来，便站了起来，我喜欢他这样。当我进屋后，我必须让我的证人和嫌疑犯站起来问话。

加布里埃尔对这位证人介绍了我。“法迪，这位是约翰上校。”

耶酥啊。我还没有真正通过中士的考试呢。

法迪向前伸着脑袋，但没有说什么。

我提议大家都坐下来。我落座后把皮包放在桌上以便法迪能看到它。第三世界的人认为皮包象征着权利，这其中的缘由我不得而知。

法迪是个自告奋勇的证人，所以必须好生对待。我注意到他抽的烟是骆驼牌的，出于某种缘故我觉得挺滑稽。你们知道——骆驼，阿拉伯人。不管怎样，我也抽出一支烟，递给加伯一支。我们俩人用法迪的打火机点燃，不过我没有吸。这是为了表示坦诚相见。

桌上放着一台录音机，加伯按下按钮，然后对法迪说：“把你对我讲的告诉给上校。”



法迪紧张的神情稍有松弛,不过看上去还是有些惊恐不定。我的意思是,你几乎从来不会看到一个阿拉伯人悠然地走在大街上。不管怎样他正在跟我们谈的这个人——加马尔·贾巴尔——已经魂归西天,这个家伙的部分故事我们已经调查清楚,尽管他尚不知道真相。

法迪的英语相当不错,但还是有几次听不懂我的话。他不时地从嘴里蹦出阿拉伯语,然后由加伯翻译给我。

终于他叙述完事情经过,另一支烟又接上了。

我们坐在那儿整整一分钟没有说话,我好让他出一下汗。我的意思是他在冒汗呢。

我朝他倾过身体,慢慢地问道:“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他深深吸了口气,几乎把屋子里一半的烟雾都吸进了他肺中。他回答道:“我很为我姐夫担心。”

“以前加马尔曾经离家出走过吗?”

“没有,他不是那种人。”

我继续询问着,交替着提出严厉的和轻松的问题。

在询问过程中我倾向于直率。这既节约时间,又能使证人或嫌疑犯失去心理平衡。但是以我所接受的训练和对付中东人的经验,他们是打埋伏和闪烁其词的大师,话里带话地回答问题。也许这就是他们国家的一些警察为什么要把他们打出尿来的缘故吧。不过我是在玩捉迷藏的游戏,我们聊了半小时,我们俩人都纳闷加马尔·贾巴尔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加伯似乎很欣赏我对文化的敏锐洞察力,但是他都有点儿不耐烦了。



我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怀疑加马尔·贾巴尔在肯尼迪机场接的是阿萨德·哈里勒，把他送到珀斯·安波依的停车场，然后招惹上杀身大祸。我的主要疑问是：哈里勒下一步去哪儿了，以及他是怎么去的那儿？

我对法迪·阿斯瓦德说：“你能肯定加马尔没有对你说他去接利比亚的什么人吗？”

“是的，先生，他没说。不过这是可能的。我这么说是因为我不认为我姐夫会——不妨说，会从一个巴勒斯坦人或一个伊拉克人——那儿接受特别的差事。先生，我姐夫是位利比亚爱国人士，不过他并不过多卷入其它与我同信真主的国家的政治之中——但愿他能平平安安。所以，先生，如果你问我他的特殊乘客是不是利比亚人，也许他是利比亚人或者不是，我不敢肯定，但是我肯定要扪心自问他为什么要长途跋涉去送一个不是利比亚人的人呢？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吧，先生？”

一派胡言。我的脑袋在苦思冥想，我的双眸在察言观色。我甚至记不得这个狗屁问题了。

我瞥了一眼手表。我还能赶上上班机，但是我为什么要去呢？

我问法迪道：“加马尔没有说他的目的地将是哪儿吗？”

“没有，先生。”

我对这样简短的回答有点恼火。我问道：“他没有提及涅瓦机场吗？”

“没有，先生，他没有说。”

我身子朝前倾着，对法迪说：“喂，你是在向反恐怖特种部队报告你那失踪的姐夫。你显然知道我们是谁也知道我们是做什

么的以及这不是家庭法院,我的朋友。Capisce?①

“先生?”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我需要一个字的回答。你认为你姐夫的失踪与肯尼迪机场星期六洲际航班发生的事情有什么联系吗?有还是没有?”

“嗯,先生,我正在考虑这种可能性——”

“有还是没有?”

他低垂眼帘,说道:“有。”

“你明白你姐夫——你姐姐的丈夫——可能遭遇不幸了吗?”

他点了点头。

“你知道他认为他可能会遇害吗?”

“是的。”

“是否有他可能留下了其它的线索——任何其它的——”我瞥了一眼加伯,他用阿拉语进行提问。

法迪用阿拉伯语作答,加伯翻译道:“加马尔对法迪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情的话,请法迪照料他的家庭。加马尔对法迪说他除了接受这个特别的差事外别无选择,仁慈的真主会保佑他安全返家的。”

屋内沉默良久,我能看出法迪的沮丧心情。

我思索了片刻。一方面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如果确实是哈里勒搭乘加马尔的出租车的话,我们只能了解到哈里勒由肯尼迪机场至珀斯·安波依的活动。如果真是这样,我们所能肯定的是哈里勒可能杀害了加马尔,然后离开加马尔的出租车

① 意大利语:明白吗?——译注?



逃之夭夭。但是他逃到哪儿了呢？去涅瓦克机场了吗？他怎么去的那儿？乘另一辆出租车吗？有一位同谋开着私家车在停车场等着他？抑或也许是一辆租来的车？他去哪个方向了呢？不管怎样，他钻出了天罗地网，不会再在纽约市现身了。

我望着法迪·阿斯瓦德，问道：“有人知道你与我们接触吗？”

他摇了摇头。

“甚至你妻子也不知道？”

他望着我，仿佛我是个疯子。他说：“我不与我妻子谈这些事情。你为什么会告诉女人或者孩子这种事情呢？”

“好主意。”我站起身。“很好，法迪，你来找我们是做了一件正确的事情。山姆大叔爱你，回去工作吧，装作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样子。好吗？”

他点点头。

“而且，我们已经得悉对你来说是很坏的消息——你姐夫已经被谋杀了。”

他站起来想说什么，然后望着加伯，加伯用阿拉伯语对他讲些什么。法迪身体重重地瘫倒在椅子上，脸埋在双手之间。

我对加伯说：“告诉他如果凶杀案侦缉处的人找他的话什么也别。把你的名片给他，告诉他把名片给侦探们看，让他们给反恐恐怖特种部打电话。”

加伯点点头，用阿拉伯语对他讲着，之后递给他名片。

我曾经是一位凶杀案侦探，但是在这个场合我却告诉一位证人不要对纽约警察总局的凶杀案侦探讲明实情，让他们给联邦机构打电话。这种改头换面令我自己都感到不可思议太吓人



了。

我拎起皮包，加伯和我离开审讯室，反恐怖特种部队的那人走了进来。法迪的陈述要整理成文字材料，在他离开之前他要鉴字的。

在外面的走廊里，我说道：“对他进行全天二十四小时的监视，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姐姐，等等。”

“已经开始了。”

“要确保没有人发现他离开这幢大厦。”

“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

“很好。派几个人去珀斯·安波依的停车场附近看看是否还有已死的司机。”

“我已经问过了，他们正在检查。”

“好吧，你认为我正在对你的情报来源进行批解吗？”

“有点儿。”

我今天第一次由衷地微笑。我对加伯说：“这次要感谢你，我欠你一个人情。”

“不错。那么，你打算干什么呢？”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哈里勒在美国，他没有去躲避，他还在活动。他在执行任务。”

“我也这么认为。那么任务是什么呢？”

“揍我，加伯。好好想想。嗨，你是利比亚人吗？”

“不是，美国没有多少利比亚人。利比亚是个小国家，在美国只有一个很小的移民社区。”他补充道：“我实际上是巴勒斯坦人。”

与我的良好判断正相反，我问道：“你没发现还有点别扭